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瞎騙奇聞
第八回 一霎魂飛洪士仁逞凶自首 全家星散趙桂森被逐歸宗

卻說奶奶在後面，聽見官來捉賭，只嚇得渾身亂抖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還是媽媽有見識，急道：「奶奶別哭，這事怕還要封門哩。我去找個人，想個法子，現在壯班頭，是我的本家兄弟，不知回來沒有，等我去望望，如果是同來的，我去重托托他看。」說著就出去了，不多一會進來道：「房子是不封了，小爺被他們拿進城去了。」奶奶大驚，急忙叫人去打聽，無奈城門已閉，不得進去，奶奶急得似熱鍋上螞蟻一樣，心裡又是急，又是痛，只哭了一個不得了。天明了不多時，正打算再叫人進城去問信，猛看見桂森走了進來，奶奶一眼看見，如獲至寶一般，忙忙的一把拉住，抱在懷裡，眼淚便如斷線的珍珠一般，只咽著說道：「兒呀，你受了嚇麼？」桂森掙扎立起來道：「沒事，別的人都打了枷了，惟獨我只要出三千吊錢，修理文廟，三天裡繳進去，便無事了。」奶奶道：「還好還好，到底古人說的，官官相互是不錯的。但是家裡一下子，要三千吊錢，卻拿不出，且去把大管事的找了來，再說罷。」桂森道：「快去快去，今天是第一天，後天就要繳上的。」奶奶便叫人趕緊去請了大管事的來，告訴了備細，大管事的推三諉四的說沒有，後來講明，把那所店面房子，押了三千吊錢用，方才落局。

原來大管事的在城裡天寶銀樓住，這片店是五萬銀子的本錢，一年到頭，除了開銷，每年總餘兩萬銀子，生意很過得去。

這幾天裡，桂森輸了錢，前後已支過五六千吊，早已除了貨外，沒有堆放在家的現錢，再若平空提了三千，還要供給以後的揮霍，通扯起來，怕保不住本。大管事多年的老手，也不肯失落體面，因此早就懷了告退不乾的意思，等到官事已過，便來對奶奶告辭，奶奶也不曉輕重，就答應了。桂森聽見有這個路子，便對奶奶說，要住在店裡去監察他們，奶奶生怕他在家閒惹事，也說很好，大管事的便同著桂森前去交代，從此桂森便在天寶銀樓住了下來。哪曉得同賭的一班人，枷號滿日，放出來，都到趙家來吵鬧，又去了一大宗銀子；接著又是差役書吏，也來詐了二三百吊去，接二連三，手頭亦日見拮据起來了。到了煩悶的時候，便把周先生算的命，背誦一遍，亦是自慰自寬的意思。並時常噉噉的自言自語道：「不會不靈罷。」又猛然大聲道：「神仙的話，那會不靈。」自己如醉如癡的，卻一時也委決不下。

如今單說桂森住了天寶銀樓，要賭也沒有人手，只得擱起，無奈他生心浮動，不耐久坐，就有幾個刁滑的伙計，看出來，想趁空淘摸他幾個，就騰出空來，同他去上街遊玩。先前不過是在曲水亭喝碗茶，慢慢的就引到花叢裡去了。桂森得了滋味，便鎮日不回店，今日一張條子來付錢，明日一張條子來付銀子，自從桂森進店，到年底，算是五個多月，倒虧空了三萬多兩。固然是桂森提用了些，同事們又乾沒了些，兼之本錢不敷周折，格外吃虧。到了新年，二把手的總頭，便請東家添本。桂森忙回家對他娘說，這店的好運已過，不如盤給人家罷。奶奶也不大曉得外邊的事，便問他能賣多少錢，桂森道，「我去商議著罷罷。」當日就來回復了二把手的總頭，叫他另外招股招替。

二把手的總頭就同各同事盤了他的，議明貨色作價一萬兩，六折付現，此外生財傢伙及房屋等項，共作銀一萬七千兩，除掉房子抵出去贖價，下餘統共總算二萬銀子，分正四兩個月交清。

中人費用，是一共五百兩整。同趙桂森付給現錢，三面言明，立了紙筆，趙桂森收了一張萬兩的銀票，划成些小票，以便零用，即日把鋪蓋搬到倪家小麼處去。手裡有了銀子膽子益發壯了。從來說的，娼妓人家，是填不滿的無底洞，到了第二期取銀子的時候，頭一期的銀子，所餘不到一千兩了，桂森也不在意，還是到手輒盡，城裡城外，沒有一個不曉得是趙家的敗子。

奶奶也有點風聞，卻還不以事。轉眼秋天來了，人家報舉人的，都熱鬧得很，未免觸動了她的心事，便坐了車往周瞎子家去，要他推算為什麼今年不中？剛剛到得周瞎子門口，只見門口搭了一個篷子，篷子底下設了一張桌子，掛著桌圍，又擺了一把椅子，還有幾個戴大帽子的人。奶奶對車夫道：「你看這又不曉得是那一家上匾呢？」長工沉吟了一回道：「這樣子不對，奶奶先別動，我去打聽打聽看。」去不一刻回來道：「奶奶快走罷，周先生死了。他的事，我到路上慢慢的告訴你罷，這裡歷城縣就快到哩。」奶奶吃了一嚇，連忙坐上車去，長工推著就走，一路上告訴她說，是洪士仁把他戳死了，一同到縣裡報了案，所以歷城縣就要來相驗哩。奶奶口裡不言，心裡暗想道，周先生算命多年，連自己的橫死，都沒算出，這個算命的本事，也就有限了。

一路上心裡很不是味，到了自家門口，只見有一個老媽子，坐在板凳上，奶奶一看，原來就是替他抱孩子的那一個人，奶奶心上又是一驚，連忙讓進去問她來意。原來閔老老死了，沒有裝殮，想來支幾十吊錢，奶奶不敢不應，便挪湊了，如數付給。媽媽走了，奶奶才放下心，轉眼到了收租的時候，年年是如期交納，獨有今年，等到十月裡，卻沒有人來交租，奶奶只得叫人去催，催的人也不回來了。奶奶十分心焦，捱了好幾天，長工才回來了兩個人，奶奶問起緣故，原來被桂森早已抵賣出去，用了一個乾淨。奶奶到這個時候，也熬不住了，又見周先生算的命不靈，心裡又是忿恨，又是懊悔，還不曉得桂森在外邊，究竟是個什麼樣子。便有的沒的來打聽長工，起初長工也不肯盡情傾吐，後來被奶奶糾纏不過，只得一一說了。奶奶又氣又恨，從此把那期望愛惜的心，都丟到東洋大海去了。又想到：這個東西，現在管是管不下的了，照他們說，現在就是這住宅一所，此外均已改了姓。照他這樣玩法，不到一兩年，便是乾乾淨淨，到那時候，我還要同他去討飯，我豐衣足食，五六十年，要臨老弄成這個樣子，豈不被人笑煞，越想越難，越想越氣，從此便如一塊石頭，擱在心上，日裡吃不下，晚上睡不著。桂森有時回來，看見奶奶那種咬牙切齒的樣子，索性不回來了。奶奶從此便覺得有了病，然而心還沒有死，或者桂森回心轉意，學起好來，將來亦還有點依靠。存了這個念頭，就慢慢的又回了點心。

這日剛是十二月十五日，只見桂森同了一個鮮衣華服的人來，走到裡面，指手畫腳的說，又是前面有場子，後面有菜院，盡說的這房子上的事，奶奶在裡間聽清，也還估不透是什麼事，忙著趕出來問，桂森已走了出去。那個人還是東張西望的，看見奶奶出來，也就出去了。奶奶愈覺疑心，等他們走過，忙著貼身的一個宋媽媽出去打聽，原來是年關在邇，桂森沒有錢用，把這個住宅也押給諸府裡了。媽媽回來說過，奶奶這會卻是一些氣也沒有了。冷笑了幾聲，又用手狠狠的把自己的嘴巴打了幾下，罵道：「老不死的，你真非真的要等著下街討飯嗎？」

大家看他情形，真是氣傷了心，也只得無謂的勸解幾句。那知奶奶卻另有一個主意，就打十六日起，每日三次到佛堂拈香磕頭，求著快點死，勸也再勸不住。果然天從人願，不上一禮拜的工夫，奶奶已自染了重病，不能起來，醫生來了，奶奶也不肯看，撮了藥，煎好了，奶奶也不肯吃，傭人看著沒法，只得找了桂森回來，叫他勸勸。桂森看了一看，說這是沒有的病，須早點辦後事，我去料理料理，說完，趁著熱鬧，又一溜煙走了。到了二十七這一天，奶奶已是水米不進，兩隻眼睛，時刻往上翻，傭人看著不好，又分路去找桂森，找了回來，桂森道：

「年紀大了，總要死的，有什麼大驚小怪。倒是衣裳棺槨，可曾預備？」傭人道：「小爺說是自己去辦的。」桂森道：「我辦也可以，你把這些箱子開開，我找點銀子去。」傭人沒法，只得依他開了箱櫃，桂森各處翻到了，包了兩大包銀子，約摸有三百兩的光景，提在手裡，說我去辦去，你們好好的守著罷。

說完，便大踏步的走出去，這些傭人看了，也有痛罵的，也有歎息的，紛紛擾擾成一團。到了晚上，奶奶卻清醒了許多，叫人扶著坐起來，把貼身的一個宋媽媽，叫過來，滴淚對她說道：

「我是死的人了，這個逆種，原不是我的兒子，總怪我那時候不知輕重，生怕大爺因為沒有兒子，要娶小老婆，剛剛周瞎子來算命，說他命裡還有兒子，我就托人找了周瞎子，問他，我已是五十歲的人，天癸已斷，哪裡會生兒子，要是大爺聽你的話，要娶小，我可不答應呢！周瞎子道：既是如此，只可以抱一個來，我被他提醒，就托了他，並隔壁的媽媽，在外頭打聽，剛剛閔家生下這個逆種來，就抱了過來，那時我裝肚子，才裝了七個月哩。大爺是沒有生過的，不大明白，就瞞過去了。」

當時給了閔家一百銀子，以後每年也是給他一百銀子，這十六個年頭，也很用了不少。閔家沒有兒子，就想來認歸宗，也是周瞎子嚇住他，才沒鬧破。今年閔家死絕了，我才放心。這個逆種，真算是我的兒子了。又是周瞎子替他算命，怎樣的大富大貴，我該死發昏，聽了他的話，當了真。小時候，連重話也沒說他一句，有時大爺罵他，我還幫他，這是你們看見的，只因為是誤信了周瞎子話，才弄成這個樣子。你想我可不是真真發了大頭昏嗎？第一，周瞎子算我要生兒子，就沒有准，難道偏偏的做大官，發大財的話，忽然又准了，這也是萬無之事，只因我糊塗死了，認定了這句話，如今是到了下流，又把祖父的產業，敗到寸草不留，就剩了這所房子，還抵給別人，只等我死後，這房子就找點價，也改姓了。現在閔家雖是沒有人，本家是割不斷的，將來怕沒有閒話，弄到末後，都是一場空，兒子是別人的，房產是敗完了，就是奉家裡承繼，又誰肯做這個一個大錢都沒有的孝子，我們依然是個老絕戶。說起來，真是可憐。可還有一說，雖然是我不好，總怪周瞎子過於混帳，無中生有的瞎嚼。但細想起來，也不怪他，那個叫我相信他呢？

我是要死的人了，咱們相處的日子久，又是最信不過的人，所以囑咐你一句話，你到了外頭，可以對人家說說，這瞎子的話，是一個字不可相信，人家要相信了瞎子的話，就看我做個榜樣，還有一個洪士仁的下場哩。」一頭說著，淚下如雨，上氣不接下氣的，喘做一團。宋媽媽也陪著哭了一回，不過照例勸他安心靜養，等好了再說，已過的事，不去想他罷了。奶奶又歎了一口氣，便翻身朝裡睡去了。

看官這個就是醫家說的回光反照的講究，不然病了多日，又如何能長篇闊論的講這一大篇呢？這真是船到江心補漏遲了。到了二十八日，奶奶的病，果然又凶起來，桂森回來看過，正打算要走，早被傭人攔住，說奶奶的病，今天是不不得過的了，你要在家送終。桂森拗不過眾人，只得耐心坐下，不時牀前轉轉，到得未時，奶奶喉嚨裡已起了痰，大家看了看，知是不救的了，忙著穿衣裳，亂了一回，奶奶忽然睜開眼睛，看了看桂森，嘴裡還說了半句話道：「你好沒……」隨後眼光也散了，不多一刻，就斷了氣了。當時裡外忙成一片，去抬棺材的，去燒紙的，去喊和尚的，桂森也只在屋裡，心裡雖十分要緊出去，無奈是有人看住，不放他走，也沒法了。正在亂著，忽然門口哄進幾十個人，女的也有，男的也有，都是平日不來往的本家，到得牀邊，看了一眼，笑的也有，罵的也有，桂森去磕頭，也沒人理他，倒是從前得罪的那位趙恩普，看了一眼道：「你是中過舉的了，明年該點翰林了，倒是這些混帳本家都等著你辦他們呢！」桂森嚇得一言不發，等到衣衾棺材齊備，本家裡，早出來幾個人，不許收殮，說要等縣裡示眾，趙家傭人，都摸不著頭腦，不一刻，縣差來了，立提趙桂森到堂質訊，桂森到了這個時候，也沒法子，只得跟了就走，本家也陸陸續續都跟了回去。趙家的人，驚疑不定，有偷去打聽的，先回來說，本家告他異姓亂宗，並有隔壁媽媽作證，縣裡也就隨意判令桂森歸宗，本家又告他把家資揮霍大半，請官勒追，官說他父母情願給他揮霍的，干你們甚事，既已用去，不能再追，所以奶奶這個喪事，是本家承辦了，小爺是不來了。大家歎息了一回，等到趙恩普來了，草草殮了，便查著家私，卻只有一所住宅，還有半價，此外均已一無所有。趙恩普只得權時笑納了，把奶奶的棺材，抬出去埋到澤長墳上，也沒有提起立嗣的話，這趙澤長一家，便從此煙消火滅了。桂森當時出來，又到堂子裡住了幾天，銀子來路一斷，就遭白眼，想到趙家去，已是憑官斷開，不能再去，想到閔家去，閔家也沒有人，弄的走頭無路，究竟桂森以後的情形，也就可想而知，不容縷述了。